



詩經說約

19

□ 12  
3510  
9





門口 12  
號 3510  
卷 9



詩經說約卷之十七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昇參訂

刺幽王也思  
古明土能爵  
命諸侯皆與  
善四討惡焉

瞻彼維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賦也。維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韐也。合韋為之。周官所謂韋弁，軍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維水之上，泱戎服而起六師也。  
嚴緝王氏曰：周官凡有軍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韐之附注是也。附音夫。

詩經說約

卷之十七

一

詩經說約

昭和二十九年五月六日  
今田年四代



太全廬陵李氏曰茅蒐一名菼可以染絳韋昭謂急疾呼茅蒐成韎故因以名其所染也。韎韞也。孔氏曰是蔽膝之衣。廬陵李氏曰合韋為之故謂之韞。安成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

六帖前二句獨韵起例見東山或不能詳而首章檀改作滂滂次章改作滴滴以叶下韵太誕妄矣。

麟按疏義太全亦止云決於良反無韵未詳蓋闕疑義如此也。首章決字韓本作瀾魯詩首章作滂次章作滴末章作瀾必附會也文定斥之是矣末章韓本決亦作瀾。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

重四里為鄰五鄰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按此則比鄰皆五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旅鄰皆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則伍五人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安成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而不言遂其事相同故鄭玄曰遂之軍法如六鄉然肝江李氏又曰天子六鄉六遂當十二軍而止六軍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卒又有分也。又鄭玄因臨嶺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而釋之曰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總謂六軍蓋師多則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以此



獨設維也。此言軍師可以通稱之意。故朱子曰：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王城之外為六鄉。六鄉之外為六遂。東西南北四面各十二層。鄉為六層。遂為六層也。大國三鄉三遂。當三軍。次國二鄉二遂。當二軍。小國一鄉一遂。當一軍。又成元年春秋左傳疏曰：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邑采地及諸侯邦國，亦鄉為正軍，遂為副卒之証。古義云：洛光廟諱，今文通作維。按光武都維，以太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及魏為王德，以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泥土得水而柔，復除佳加水。○山海經稱：維舉之山，維水出焉，而禹貢云：道維自熊耳，蓋發源維舉而經縣熊耳也。及過河南縣南，又過維陽縣南，則周公所營維邑在焉。孝經授神契云：今方之廣周維。

為中謂之維。邑周書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維水，北因于邠山，以為天下之大漑，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摯仲治云：古之周南，今之維陽也。錢天錫云：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為易，如在渭之將，豐水東，莊觀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

○瞻彼維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韉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賦也。韉，容刀之韉，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毛傳：天子玉琫而珌，諸侯盪琫而珌，大夫鐸琫而珌，士瑒琫而珌。

釋文：韉字或作理，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韉，佩鞘上飾珌。



字又作璆。佩力下飾。璆音遙。以蜃者謂之玼。璉徒黨反。字又作璉。音同爾雅。云黃金謂之璉。璉音蚪。玉也。璉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璉。本又作璉。亦音遼。說文云玉也。鏐力幽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璉力計反。說文云蜃屬。孔疏容飾之力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璆及其玼之飾。○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遺刀鞞是也。公劉云鞞璆容力容者。容飾以璆有玼即容飾也。璆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為璆玼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璆上飾鞞下飾者。以彼死玼文。因璆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璆玼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天子玉璆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詁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玼。說文云玼蜃甲所以飾

物也

麟按顧伯欽文鞞之上乃以所出入之處也。其飾未備則無以爲捧束之資。而今有美玉以爲之章。鞞之下乃以所虛止之處也。其飾未周則恐其有毀裂之患。而今有蜃甲以爲之固。頗核也。古義云璆之爲言棒也。若棒持之也。劉熙云室口之飾曰璆。天子玉璆云云。董氏云以出于三朝禮也。

○瞻彼維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賦也。同猶聚也。

疏義福祿既同已盛矣。萬年保邦又將及其久也。以二章既美之。又祝之。蓋上章申棘韜有與之意。而致其祝。以章申福祿如茨之意。而致其祝。天子以天下爲家。故以家邦家室言。



刺幽王也古  
之仕者世祿  
小人在位則  
諛諂並進  
棄國夏者類  
絕功臣之世  
焉

麟按集傳邦叶卜五反。○予常云室字從韡字體出邦字即同  
字讀出

瞻彼維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  
也○以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維矣也言裳裳者華則  
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觀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  
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以章與蓼蕭首章文勢  
全相似

嚴緝曹氏曰召南云何彼穠矣唐棟之華說文以穠為衣厚貌

則所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之穠厚矣

通解我造之子蓋見之于雒水之上也要說得與上篇相關

麟按華榮則葉盛臣造則君悅興意太段如是也疏義說頗謬

集傳寫叶想與反○疏義又云汪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此

釋重言寫今下句也却是○聚岡云譽處平說俱已然○四章

俱在四句截下二句另轉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造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  
有慶矣

興也其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疏義裳華之其黃亦有文章榮然之意故以為興○文章者德

之見于容貌者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于儀則



上君而獲福必然矣

麟按集傳芸黃盛也本毛傳也舊皆以芸黃為讀盛也為句然

據孔疏芸是黃盛之狀子由亦云黃色之正也芸黃之盛也則

毛正釋芸不釋芸黃當芸為讀黃盛也句耳慶叶虛羊反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疏義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也以反其意以為

通解此威儀猶言儀衛

麟按集傳白叶僕各反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刺幽王也君  
臣上下動無  
禮文焉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空以右之則無所不有

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疏義以右之則無不有之有是於外左之空右之有人

見其然而不知夫體無不具是以用無不周也此則因其所設

施而推其蘊蓄者言之

麟按六帖左空右有有似只作一韻不知何據集傳左叶祖戈

反空叶牛何反右有俱叶羽已反似叶養里反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詩經

卷十七

三

詩經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祐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祐矣。頌禱之詞也。

呂記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鳩鵲割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割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色，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

麟按：鶯亦鳥也。而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有鶯其領，以實字為虛字耳。枯太全侯占反。集傳鶯鶯然有文章也。它本或無一鶯字。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于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

輯錄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

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

古義屏，小牆當門者。爾雅屏謂之樹，是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賦也。翰，幹也。當牆而邊障王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



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戢飲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盖曰豈不欲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設急而然也，後放此。

疏義有以杆衛之則為屏，有以植立之則為翰。○有功如此，不伐其功，然後可受其福也。

太全臨川王氏曰：戢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然則受福豈不多也。○安成劉氏曰：莞柳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木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康不寧，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松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故以此義。

麟按之屏之翰，盖承上文猶云萬邦之屏，萬邦之翰也。與假樂之綱之紀一例，不可忘了。萬邦二字，百辟即謂萬邦之諸侯，但

為法又非法，其屏翰只在屏翰之中，每事以之為法耳。翰，榦也。榦字從木，不從干。孔疏釋詁云：榦，榦也。然則言榦者皆以築牆為喻。榦是牆之主，是也。但據字彙，榦榦築牆版也。兩頭曰榦，兩邊曰榦，則義又小辨。翰集傳叶胡見反。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觶，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教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及來求我也。

疏義柔和也。觶，觶酒，美如此。慈惠至矣，然必其不傲，而後萬福來求也。此即今日之燕飲言之，而兩章皆以頌禱之詞寫戒敕之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



刺幽王也思  
明王之於萬  
物有道自  
奉養有節  
焉

詩經

卷十七

續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也  
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肉長柄者也羅罔也君子指天子也  
此諸侯所以答素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  
福祿空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孔疏畢掩之羅取之釋詁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賢  
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畢故各言之木東傳曰畢  
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為文其實亦可取鳥也羅則張以待鳥畢  
則執以掩物  
疏義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空福又空祿皆有  
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興  
通解此章以之字相呼為興萬年者多歷年所享有福祿非祝

其壽也

麟按集傳空亦叶牛何反○月令羅網畢賢為四種物賢射者  
用以自隱也

○鴛鴦在梁戰其左翼君子萬年空其遐福

興也石絕水為梁戰敵也張子曰禽鳥絃棲一正一倒戰其左  
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  
遐遠也久也

通解上章言其福祿茲得此章言其自然必得蓋左翼之戰自  
然而戰也君子之得遐福似之

麟按集傳福亦叶筆力反

○乘馬在殿權之赫之君子萬年福祿也

詩經

卷十七

續



興也。推，莖秣，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殿，則推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鄭箋：推，今莖字也。疏義：以與下章起興，首章同。○斬芻曰推。

大全釋文曰：推，莖芻也。秣，穀飼馬也。

通解：卷之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之意。

麟按：如疏義說起興，與首章同，則是言廐馬芻推之，而粟秣之。

君子萬年，福艾之，而祿艾之，亦是以兩項興兩項也。集傳：秣，叶

莫佩反。艾，叶魚肺反。古義云：隊韻。

○乘馬在殿，秣之推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興也。綏，安也。

通解：安之，如恭己九重，以受萬國之朝宗，四海無虞，皇圖鞏固之意。

麟按：疏義大全推，叶徂為反。

鴛鴦四章章四句。

疏義：桑扈，以君禱巨，故頌禱之餘，變戒救，此以自況。君惟

反覆頌禱，不敢擬議其德，敬之至也。

有，擯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萬

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化也。頰，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弁，嘉首皆美也。匪他，

非它人也。莫，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莖

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此則似也。君子，兄弟為賓者也。奕奕，

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憂心無所薄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賴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它也。○言萬難施于木上。○以此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孔疏弁者冠之木名。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我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

巖緝山陰陸氏曰。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云。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云。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

疏義皮弁上下通服與燕之人皆可服也。○詩柄以燕兄弟親

戚之詩。兄弟之下。添親戚二字。蓋本於末章兄弟甥舅而言。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此今詳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殽曰。兄弟皆述宴時之實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屬賦。疑此章當為賦。而興又必及。攷輔氏童子問本。正作賦。而興又比。今從之。

麟按徐子先曰。各章賦意興意。作文宜知其意。不必展轉牽纏。陸羽明曰。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是雙喝起。在此燕者為兄弟。特伊何豈伊殽相應。似興體耳。不必泥俱妙。○沈無回曰。首二章各六句。賦其事。以興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既見重既見上。庶幾者。喜幸之詞。○集傳嘉居何。反與何。它叶。○



麟曰似注依附貼寫纏綿貼羅不然以寓木為纏綿即難說  
○有頰者舟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焉與女蘿施於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忉忉既見君子庶幾有暵  
賦而興又以此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俱也忉忉憂盛滿也  
善也

鄭箋期辭也

疏義語助辭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時為善何也蓋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  
時矣之時同  
麟按集傳來陵之反與期時叶柄兵旺反減才浪反與上叶古  
義期時來支韻上柄減漾韻

○有頰者舟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必喪無日無幾相見釐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此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  
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博謂之霰久  
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此若至則將必之徵  
也故卒言必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飲  
猶親親之意也  
嚴緝補傳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者米然○錢  
氏曰粒雪也  
大全爾雅曰謂我舅者我謂之甥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昆  
弟為從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



大夫刺幽王也  
褒姒嫉妒無  
道並進讒巧敗  
國德澤不加於民  
周人思得賢女  
以配君子故作  
是詩也

為甥姊妹之夫為甥

麟按殺雪音吳俗謂之雪珠雪賦霰浙澆而先集是也爾雅注  
疏雖謂始之子舅之子妻之舅弟姊妹之夫四人尊卑體敬更  
相為甥然今亦無以稱豈時勢異乎賦而興與上同而實辨者  
彼以殺相喝為應以在首與兄弟甥舅為應前二章之兄弟  
匪它兄弟具來在興外以章之兄弟甥舅在興內也集傳但當  
字正解維字

頡弁三章章十一句

間闕車之聲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  
燕且喜

賦也間闕設牽轂也牽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擅

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  
間闕然設以車牽者蓋思被饜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  
也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饑渴耳雖無管人亦  
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麟按照義大全牽逝俱有二反牽介二反則依逝為叶章當三  
轉韻三截說逝石列反則依牽為叶牽逝渴括俱入殺六帖謂  
上四句一韻者亦是也又按字彙逝一叶之列切音折大雅言  
不可逝叶莫柵朕舌是也叶食列切音舌江淹賦泣紫盈其  
如潔叶悼知音之已逝是也此當同江賦

○依彼平林有集維鷦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與也依彼木貌鷦雉也微小於翟翹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



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獸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鵲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是以式奠且譽而悅慕之無獸也

鄭箋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集鳥蘇傳林平而無險則雉集之

○上章是往迎之時以下三章則既至之時也○大至慶源輔氏曰言碩女造及其時而以美德來配已而教誨

通解碩字亦自德上見之講意燕燕享譽美譽一作譽樂麟按教平聲與鵲叶射讀如姑與譽叶是與至四句止而下二

句另轉也○古義鵲教蕭韻與射韻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穀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通解式飲合卷而飲式食同牢而食六帖庶幾莫之之詞○情窮深者略其物之輕思有餘者忘其德之薄

麟按幾與幾叶女與舞叶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漚漚今鮮我觀爾我心寫兮

興也陟登柞標漚感鮮少觀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漚兮

麟按幾與幾叶女與舞叶

麟按幾與幾叶女與舞叶



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嚴緝錢氏曰：鮮，希有也。我見若爾者，鮮矣。

疏義：鮮，我邁爾，猶言難得見爾也。託言因有所事而見，可喜

之物，遂以可喜之物為喜見，新婚之興也。見柞葉之滑然，已可

喜况得見此令德之新婚，邪喜可知矣。以章又申燕喜燕興之

意，而有加焉者也。

通解：鮮，邁亦本德上說。

麟按：集傳兩則字，是以四句與三句而就興意中，又作一轉折。

另一體也。疏義周旋頗妙，恨大全不載。新音義與同叶寫想羽

反與滑叶。細玩亦以其字我字相呼為興。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

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

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

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烏曰：有孳孳斃而後已。

疏義：四牡騤騤，是往迎之初。覲爾新昏，是成禮之後。故曰舉其

始終。

六帖：四牡，四句雖有始終意，而文義不終空。一直說下，始終意

總見可也。邁爾新婚，謂令德來教，以慰其心。謂釋饑渴之望，遂

歌舞之樂。

麟按：此章以二句與四句又一體也。觀集傳三則字，可見然焉。



服言曰牡駢駢却良言六轡如琴如高山景行亦是以前項與  
而項須有分曉仰五剛反行戶即反而字叶琴與心叶仰叶五  
剛者字彙音印周禮保氏注軍旅之容闕闕仰仰又青帝靈威  
仰俱同

車牽五章章六句

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此也營營往來飛散亂入聽也青蠅穢汚能變白黑樊藩也君  
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散比之而戒至  
以勿聽也

孔疏藩以細木為之下章棘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  
以為藩則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大令廬陵歐陽氏曰齊詩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散之衆  
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

麟按營營既主飛散則雖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雜也此  
意正以認清一路為直耳往來或言塵去復來却無礙止樊鄭

孔似言其遠今當言其近下二章為興而以為公者下之說人  
在青蠅外以之說人在青蠅內有知應與無知應之別也且此  
章上二句主讒言說下二句即主聽言者說故另是一項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因極交亂四國  
興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

麟按疏義青蠅有所止讒人則無極此反其意以為興然如此  
則遺了交亂四國一句宜以營營青蠅正興讒人因極止于棘



衛武公利時也  
幽王於流廢媒好  
小人飲酒無度  
天下化之君臣上  
沈湎淫泆武公  
既入而作是詩  
也

言經言終

卷十七

其

詩

正興交亂四國也下章同  
營營青蠅止于榛蕪人因極構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  
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麟按劉注妙深義所引反未明以大全勝深義處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遵宜有楚穀核維旅酒既和肯飲酒孔借籍  
鼓既設舉醴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  
有的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穀  
豆實也核籩寔也旅陳也和肯調美也孔甚也借齊一也設宿  
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  
射位是也舉醴舉酒奠之醴也逸逸淫來有序也大侯君侯  
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席豹士布侯  
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文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  
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  
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  
也射夫既同公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  
自取匹謂之眾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  
中者飲尊上之觶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洪章言因

詩經言終

卷十七

其

詩







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豈惡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  
矣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大射不言改懸者國  
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  
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  
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  
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懸階間無懸故不改也○卿射記云天  
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亦質大夫布侯畫以常豹士布侯畫以  
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亦質者皆謂采其  
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常豹鹿豕皆止而畫其頭象於正鵠之  
處君畫一臣畫三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常豹不忌上下  
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

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  
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卿侯中十丈侯道五十弓弓二  
寸以為侯中如此則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  
一以白地畫熊於左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  
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  
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竄高大故云名大侯  
亦以君之所射故也燕禮言若射如卿射之禮案卿射初則張  
侯以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策之  
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  
下綱是將射姑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獻奉皆奏之言以  
發矢能中是呈奏已能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



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云。謂之衆耦，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也。鵠則質也。肅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簡之，以為本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

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數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壽，則詩人之意，以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以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統四寸，不足以為的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也。射義引此詩云初求也，求中，以辭壽也。酒



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封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顰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附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興少退立卒解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兵者明折爾爵為心中之爭也蘇傳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寬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放然後張侯及弓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辭其不勝豚義解罰爵也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而卑○特射之時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於亂哉

輯錄按說義以此為大射通釋以此為燕射竊意此章之首但言因射而飲之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為某射也

太全委成劉氏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宜先一宿各縣鍾磬鼓鑼於堂下東西北三向鄉射燕則有樂正命遷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未納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鍾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太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言入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縣之樂謂宿設者先儒以為更懸理之耳○凡侯有中有一有上下舌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折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闊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寬中一幅即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其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



下又各二幅以為舌。○鄉射禮註曰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  
至也。○廬陵李氏曰舌維持侯者綱所以繫之于植者侯回堂  
以西為左掩向東也。○安成劉氏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左  
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  
舌之四角而繫之。○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酌之後司射  
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止命遷樂於是乃射。故以言大侯  
既抗於設鐘鼓擊鼙鼙之後也。

通解以言因射而飲之善見得飲酒者能如射飲則自無過之  
可悔矣。蓋射飲以禮而飲者無多益何繇致醉。畢竟是善者也。  
故悔者以以此為言不重始治意。○舉酬舉所奠之酬爵者儀禮  
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酬。言主人

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逸逸注  
來有序正謂東西交錯。

講意孔偕未射之飲舉酬將射之飲折爵方射之飲。

六帖以章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  
本章既醉止說。

古義既同朱云其偶也與軍攻既同差異彼以入衆齊集  
言以以藝能相近言。

麟按跡義大全秩秩無節未詳後三四章故以而集傳無注古  
義舉以屬朱子以偶誤也。偕叶舉里反似與楚旅音同白為一  
韻跡義大全於楚旅音俱不見叶可見古義斷以楚旅為語韻  
音借為紙韻則頗與六帖合集傳設書質反與逸叶抗居即反。



與張叶同與功叶的丁藥反與壽叶凡七轉韻

○籥舞生鼓樂既和奏燕燕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玉有琳琳錫爾錫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康以奏爾時

賦也籥舞文舞也燕進衍樂裂紫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燕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卒也仇讀曰對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後酌為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坵康圭此亦謂坵上之爵也時時祭也燕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鄭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受神之福於尸則子孫皆喜樂也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

孔疏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卒尸酢而卒爵也特性注云休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特性休食一人少卒佐食一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

呂記芟葉也孔氏曰有功芟之祖  
疏義以上二章言飲酒之盡善者是可為法者也○百禮事神之衆禮也祭祀三獻尸之後長兄弟及衆賓長皆為加爵蓋三獻而禮成又多之是加爵也



大金安成劉氏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解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平嘗。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解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興類歟。須溪劉氏曰。八又者。更迭再酌也。○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簫。舞。箏。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

通解以言因祭而飲者之善。見得飲酒者有能如祭飲。則自無過之可悔矣。祭而飲酒。是我獻乎尸。尸酢乎我。是之謂飲酒也。注中始字不重。○行禮之時。必有樂以合之。樂之韻音。即依禮之先後次第。故曰合百禮。手仇入又。皆是獻尸酒以去。依禮之先後次第。故曰合百禮。手仇入又。皆是獻尸酒以去。

只解字義。不須滯着。

六帖。主人獻尸。子孫獻尸。賓客獻尸。各段內俱有尸酢之義。麟按。以章舊解。亦作三段飲酒。故第一段在錫爾純嘏。作截。然湛本叶林。其韻未轉。且以兩句一連之理。求之。鄭氏子孫其湛。句帶足錫爾純嘏。向其湛。曰樂句另起。各奏爾能句亦說之。至善者。也手仇入又。正謂康爵。而文裕提承之說。尤為未通。故急芟之。○集傳奏宗五。反與鼓禮叶。古義侵韻是也。古義禮龍五。反集傳湛持林。反與林能叶。古義侵韻是也。集傳又一叶尤。又叶怡。與仇時叶。古義支韻是也。六帖同。○禮書曰。明堂位。曰獻用玉。琖。加用爵。散。肆。角。持牲禮。獻用爵。加用。又獻主人主婦。加饗。長兄弟衆賓。長。則加在獻。殺之外。明矣。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及友曰既醉止威儀幡幡  
舍其坐遷屣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悒悒是  
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反友顧禮也幡幡輕歎也遷徙屣歎也僊僊軒舉之狀抑  
抑慎密也悒悒媒媻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皆始乎治而  
止乎亂也

孔疏舍其坐遷言舍其本坐遷獨它處

疏義此與下章陳飲酒之失

古義幡通作翻○蔡汝楠曰武公自戒甚嚴多勗以威儀觀風  
人稱之曰善威謹兮蓋亦過於和易而能悔者也

麟按此章首二句亦無韻下十二句各六句平對集傳反叶

邇反是上六句以反幡僊為韻下六句以抑悒秩為韻也古義  
與愚見合六帖稍異不裕欲以末二句摠承上兩段者尤參差  
非是○總注凡飲酒凡字對射祭說常始乎治常字兼兩段說  
○賓既醉止載號載嘒亂我遠且屣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  
側弁之俄屣舞僊僊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  
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號呼嘒謹也傲傲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  
貌僊僊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  
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  
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麟按摠注則末二句戒之之辭也非平說○此章首二句亦無



韻集傳郵于其反與微叶古義云末韻俄與佳叶歌韻福筆方  
反與出德叶職韻嘉叶居尚反儀叶牛何反亦歌韻  
○凡以飲酒或醉或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波醉不戒六擊取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章殺三  
爵不識知敢多交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  
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章叛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識記  
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  
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  
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  
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章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

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  
也

毛傳殺羊不童也

鄭箋殺羊之性牝牲有角

疏義以章專陳教戒之辭

韓錄王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

斯禮已二爵而油油以退

大全東萊呂氏曰淳于髡云賜酒大主之前執法在衛御史在  
後以言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  
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  
氏所謂休之史以書之者也○慶源輔氏曰言自言也語與人



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

六帖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蘇醉之言俾出童叟者蓋人至於醉則雖監史二官不足以糾其失此諸義理之言皆不能入矣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即此而言不明是對醉人說話可見古人模寫情境分明是傳神肖象也詳諷與旨亦足令醉人淫淫汗下式勿以下皆本上反耻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持以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它羞愧情狀目不忍視中不能安今明拊心跌足之態宛然在自其等皆非實語全要模寫意况若認作實境便失太直形容又醉之情正見醉之可耻數句一直說下不斷麟按集傳否補笑反急養里反而語殺無音疑以前十句為一

韻後二句另轉也然酒有本可相叶六帖與古義俱同但古義謂史耻急然韻語殺磨韻語讀如平也六帖則謂史耻一韻謂急一韻語殺一韻又稍異多文之又夷益反與識叶古義實韻呂記式解見式微則是發語詞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太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恭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



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籍載敬，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語，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殺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也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羞者，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反開飲酒之端者，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內則喪入之德，外則喪入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畧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卷十七終

詩經說約卷之十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宜樂飲酒。

刺幽王也。言  
余知告之性  
王居鎬將  
不飲以自  
好名子思先  
之云云云云

興也。藻，水草也。頌，大首貌。宜，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矣。王何在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孔疏藻是水中之草，乃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頌然大首。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疏義以樂得其為興，而語勢又相應也。通解惟其在鎬則宅中圖大，居重馭輕，所以有此飲酒之樂。



古義兩言在字者作詩者自為詳審之辭

○魚在在藻有華其尾王在在鑄飲酒樂豈

興也華長也

呂記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麟按集傳豈叶去幾切則是亦讀如字如菘蕭也古義尾韻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鑄鑄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

鄭箋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彼安也

通解那居下要點出今日飲酒之樂方好

麟按既曰在藻又曰依蒲藻在內蒲在外也藻興鑄京那居自

合天下說此理不易

魚藻三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

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

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

采菽菜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

何予之玄衮及黼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

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

公衮冕九章已見九歲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

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

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答魚藻

刺幽王也侮

慢諸侯

朱句不能端

令以孔教

令之而令

及君子之

思古之

詩經

卷一

二

魚藻



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筐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錫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疏義。鶩雉也。衣首華蟲。而戴冕。故曰鶩冕。毳冕者。毳。罽也。服罽衣而戴冕也。孤御者。公之孤。大國之卿。絺繡也。衣不績。上下皆繡。服繡衣而帶冕。曰絺冕。玄冕。衣無文。服玄衣而帶冕也。此以處物處人。各有其道為興。

輯錄春官巾車注。象路以象齒為飾。天子母弟王之甥。舅出封。為侯伯。則以賜之。衮是龍之狀。衮冕。纁九就。前後九旒。旒九玉。纁三采。朱白蒼就。成也。以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每玉相去一寸。

太全周禮巾車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末鉤。異領之鉤。以金為之。樊馬木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無鉤。以朱飾。鞅而已。其樊纓。飾七。成。樊音盤。罽音計。永嘉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衮。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既其錫予之。至厚者爾。豐城朱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衮黼。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矣。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六帖徐士彰曰。首章錫予。疏義云。此于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

詩經

卷十八

三

一編



禮也亦何必如此拘泥大抵作詩之意只欲敷陳天子之所以待諸侯者如此耳若其先後次序固不必泥也不然三章已言彼交匪紿而未章始云亦是戾矣亦有所不通矣

古義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予說文云推予也路杜預謂行於道路故以路名鄭玄云王在馬曰路賈公彥云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廣言之鄧元錫云周禮車直各路於路切也五路惟王路不以賜其餘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車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

麟按興意亦至四句止何錫予便是必錫予故集傳會意解如是也筐之筐之錫之予之亦以重疊義呼應下四句又另轉以宗其說凡衣皆玄而畫以卷龍服之至貴者故獨舉為言永

嘉說最當諸家皆因及黼字而謂中間已該驚毳等非也衣九章本及黼黻不必謂以二字專指蔽裳耳孔疏亦曰作者黼亦取與管馬為韻高湛集傳馬叶滿補反○九章初一曰龍而八黼九黻玄衮及黼者舉始末以該中間只是一套衣服也然不曰蔽而曰及黼則實取便韻故欲從孔說○禮書又曰路大也王路金路象路以金玉象飾之也車路輓而漆之木路漆之而不輓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故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禮記於侯牧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凡此異姓者庶姓預之也頗為聞所未聞又按巾車注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

詩經說

卷一

四

一



之屬異姓。王甥舅。今輯錄以王子母弟王之甥舅。概繫之。象路之下。誤甚不可不正。

○感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響聲嚶嚶。載駟載駟。君子所屆。

興也。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嚶嚶聲也。屆至也。○感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響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呂記王氏曰。嚶嚶言其轂之細。轂之細則無馳驅故也。駟義。此以言字其字相呼為興。○此章應君子來朝一句。

大全孔氏曰。正出涌泉也。三山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坤雅曰。芥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水葵。

講意以章。追敘始卒之時。事蓋喜其至之詞也。四句載興亦止。以注則知字應上。見聞又見而言。再見喜之意。

說通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響鳴。是一串事。載駟分言四馬之中。兩為駟也。載駟合言一車之馬。駟為乘也。

麟按集傳。旂巨斤。反與芹叶。屈居氣。反與淠嚶叶。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結。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胙本曰。股邪幅。幅也。邪纏於足。如今行滕。所以申在股下也。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以芾。幅見于天子。恭敬齊。不敢紓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毛傳。諸侯赤芾邪幅。所以自備束也。申重也。



鄭箋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頤五寸有章帶博二寸孔疏以赤芾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芾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焉內則亦單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勝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也○說文云膝絨也名行勝者言什而臧束之故云偏其脛服赤芾在于股矣又著邪幅在于股下自足上之而當膝足即謂脚附也

嚴緝幅今音逼舊音福

講意此章以入覲之時言

說通芾以衛膝謹拜跪也幅以束脛利趨蹌也舉此二者以見其餘耳命之養命之也申之申重之也此說若專就錫于地則

首章方以為薄又自為厚矣亦非申重之義

古義鄭云冕服謂之芾其它服謂之鞞孔云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鞞鞞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鞞鞞皮弁素鞞玄端爵鞞禘記謂士弁而祭于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鞞鞞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鞞是它服謂之鞞以冕為主非冕謂之它也鞞鞞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愚按芾鞞通稱說文解鞞為鞞解鞞為鞞隨便言之必以祭服名芾則采芾車後何以云朱芾赤芾乎股說文云鞞也邪通作衰不正之謂孔云邪纏于足謂之邪幅劉熙云言以裹脚可以馳騰輕便也按內則子事父母有福即以此或云今之布護是邪



幅之遺制

麟按鞞鞞解妙。玄子先生固破千古之惑。不然此當親時亦不得有赤帶矣。邪幅常解如是。獨聚岡謂有邪幅則升堂不必攝齊也。而步武自為之。歛飭似與赤帶同。施子外者。恐為無據之論。集傳下後五反與股子叶命彌并。及與申叶。又按相書諸侯。鼓在國則朱朝王。則亦其體前後方。其繪大山。須有紕純。與天子同。邪幅朱色。凡行皆有偏特。婦人不用字彙。股解幹也。跗足背也。莊子沒足濡跗。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奉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辨治也。左右諸侯之

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宮殿亦子之邦。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也。孔疏柞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其枝常有葉。○走與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古今之異耳。

嚴緝曹氏曰。柞堅忍之木。其葉附著甚固。疏義必以柞葉之盛。興君子受福之盛。

太金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通解平平辨治者。辨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言其威儀如六帖。殿邦方山曰。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也。昆湖曰。就王朝言。謂樂只君子之來。有以鎮重乎王朝也。

詩經說

卷之八

七

賦類



古義萬福極言其福之盛

麟按集傳邦上二反通章一叶古義東韻凡詩多四句為截則當以二句興二句以從注以二句興四句者因合下兩章文製甚整兩樂只句俱不容分拆頗似南山有臺也但以二句興二句則枝葉化附當煇殿邦以二句興四句則柞枝煇君子兩家殿邦同萬福層複其詞以擬于葉之盛不能騎墻也且如此即與下章方為平對耳平平左右亦是率從當亦喜之之詞有滿口說不盡處

○汎汎楊舟汎汎楊舟縹緲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疾矣

與也。縹緲也。縹緲皆繫也。言以大索纏其舟而繫之也。葵。撥也。

揆猶度也。膺厚戾至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縹緲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膺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孔疏孫淡云縹大索也。李迪云所以維持舟者。

疏義舟之不定者必纏之又維之諸侯之可喜者必深察之又厚遇之其不一而足之意皆必然也。

講意度者非料想之意乃知而信之深也。末二句見無一毫勉強不得已之意。

六帖天子葵之見其得君心此天子所予更深優游者忠愛之心出于自然非以畏罪懼禍也。

說通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予者止于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歎哉。



父兄刺幽王  
也不親九族  
而好讒佞骨  
肉相怨故作  
是詩也

麟按此章亦紹注與至六句止後下句另轉與前章同集傳矣  
即之反通章一叶古義支韻

采菽五章章八句

驛驛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驛驛。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胥。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驛驛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婚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孔疏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疏義角弓可反而兄弟婚姻不可反以此為背之義相反為與

鄭錄陳太猷曰角弓刺王不親九族曰兄弟昏姻類弁曰兄弟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昏姻甥舅母妻族也父族四親與從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母族三母之父族母族及姊妹族也妻族二妻之父族母族也又曰按父族四父本族一姑夫二姊妹夫三女夫四與陳氏說不同

駢按集傳反叶今遭反遠叶於圓反古義先聲○禮書注云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又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故變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有殺而親畢矣說又不同其三族仲尼燕居注亦謂父子孫士昏禮注又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至史記張晏注始謂父母兄弟妻子如



淳注始謂父族母族妻族漢書張季傳始云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云云參差不一固有如此者弓六材首幹蓋謂竹木也柘為上櫨次之檠棄椽木木荆又次之竹為下弓云畏為曲隈之義然經作畏

○爾之達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

麟按集傳遠亦於圓反與然叶古義先勸教與做叶古義效勸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瘡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疇說已之人而言也

○疏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通解注中由此二字指王化之不善言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已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殺則豈有相怨者哉况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凶而已矣

六帖一方字佳甚已斯已已字亦佳交傾互執同歸于盡也今人兄弟分爭財產而俱破敗非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已者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正此意也

古義一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所以每



至相然。顏師古云：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之，如酌孔耳。

比也。餽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

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

之。又如食之已多，而空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蘇傳：老馬必憊，駒必強。

疏義：此章比喻凡三節，所以終度壽不讓之意。

講意上，二句喻小人之不量力，下二句喻小人之不知足。

麟按：集傳後叶下故反，取叶音與魯詩世學後叶音與孔如字。

古義後后五反，鷹韻與豐合較捷。

○毋教，保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此也。保，猶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微美善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保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荀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也。

毛傳：保，猴屬。

鄭箋：毋，禁辭。

孔疏：陸璣疏云：保，猶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獾，長辭者為猿。後之白腰者為衛胡，衛胡後駁捷於獾，然則保猴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後，獾猴也。是其類故也。

嚴緝：今日，柳子厚憎王孫文云：後之為德，靜以常，王孫之德，蹊以囂。保，即王孫也。杜詩：覓胡孫是也。



疏義上二句戒王勿如彼下二句戒王當如此

太全長樂劉氏曰小人樂于不善今王又疎薄骨肉以倡之是教猥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如塗塗附其塗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是之謂微猷○東萊呂氏曰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况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新安胡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慶源輔氏曰君者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道耳罪不在於民也望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  
麟按集傳屬叶殊遇反古義遇韻○馮嗣宗曰按猥字說文作

變今文作猥或作猥又作猥猥屬陸璣云獼猴也嚴粲云即王孫也據元康地記云猥與獼猴不共山宿與柳子厚說猥王孫居異山相符王延壽云儲食而煩爾雅真釋猥亦有此說而師古及陸羅二氏俱以猥猴為異物故坤雅以猥為猥而別見猴今吳俗指猴為猥亦謂之胡孫既已混甚都不聞猥與王孫之名未知異同

○雨雪濼濼見觀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也濼濼盛貌觀曰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麟按居居世位式居者使之安于此也婁即婁漢書皆通用不一之辭故以猥驕為長慢



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形討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雨雪浮浮見視曰流如鬢如髦我是用憂此也浮浮猶漣漣也流流而去也鬢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鬣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孔疏爾雅八蠻在南故為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髦鬣雖在西夷總名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髦與髦音義同也

疏義上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人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苑者柳不高息身上帝甚踞無自暱躬俾予清之後予極焉此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踞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

言彼有苑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此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為西辱也或曰典也下章亦與

大全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甲齊後至則斷威王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末也○慶源輔氏曰前章只是此體以人願息於柳陰以此人願就於王者耳若以為與則不尚息為無自暱焉兩句意思各別



說通此詩相戒勿朝之詞後予極焉後予邁焉所謂甚蹈也俾使也假使也靖之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亦所以靖王室也

麟按集傳索隱曰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

有苑者郊不尚恟焉上帝其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此也揭心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麟按集傳瘵叶子例反邁叶力制反古義霽韻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

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策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

徒然自取凶矜耳

豨義鳥飛有所正王心則無極蓋以意相反而為興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則慮其過今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加禍於我也

古義傳通作附取附履之義故毛傳以為至周禮注以為近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

卷三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自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

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焉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此詩以歎惜之也

呂記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士不衣狐白君衣狐青  
裘豹裘玄纁衣以楊之狐裘黃衣以楊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  
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

嚴緝今日士對女而言之謂男子也○都人之男子其貴者冬  
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士若  
專以為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為士大夫則下章  
臺笠緇履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  
女者皆謂男子耳女也不與士貳其行有依其士思婦其婦維  
士與女以穀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  
子

疏義謂之彼都人士則非今此都邑之人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  
東遷之後詩也曰厲主派死於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  
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為鎬京也

六帖作者于亂離之後追憶往事蓋其目所及見非謂文武成  
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為司隸時入雒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惟喜  
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之意  
行歸二句深致願見之意言昔時之美如此而今也一往而不  
可復見矣倘得行歸于周再睹昔時之盛豈不為萬民所望乎  
父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故曰行歸于周句法妙品  
麟按集傳望叶音七古義陽韻



○彼都人士，臺笠，緇布冠，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賦也。臺，夫須也。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搯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儉且節也。

釋文：綱，密也。

孔疏：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以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鳥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笠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搯，是小搯持其髮而已，是且節也。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

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王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連冠而敝之，可也。則以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紵，帛何知非紵？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留者為布，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搯。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頰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頰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積頰象之，所坐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搯，以益明非玄冠。嚴緝密，是其髮生之密直，亦髮之本性，緊梳則順，其髮性之直。



故曰容直如髮

疏義綱直言其多而不局曲也。但如字不可曉耳。或云如字當作其字。

古義臺林地珂云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簪笠。笠備暑雨。有柄曰簪。無柄曰笠也。撮說文云兩指撮也。季本云臺笠出田時所戴。緇撮居家時所戴。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如苑結。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姑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宛猶屈也。積也。

孔疏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婚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于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姑也。

說通二章曰臺笠緇撮綱直如髮。有村粧下里意。三章曰充耳琇實。謂之尹吉。有貴家太族意。總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也。尹吉甫之先姑。厥父之先愛其人。故借以貴姓。目之。古義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姑姓。黃帝裔伯鯀封於南燕。賜



姓曰姑。又后稷，也。或作郅，潛夫論云：郅與姑同，而字異。又  
 姬寬云：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  
 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格是也。二說竝存。范毛云：  
 積也。按范所以養禽獸，風俗通云：范，蘊也。言薪菜所蘊積，故有  
 積義。范以言其思之不已，結以言其思之不解。

麟按集傳結叶繳質，反古義質韻。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鬢傷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  
 也。蠶，蠶蟲也。尾末捷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  
 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釋文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蠟。捷，其言反音虔。漢書音載。

云舉也。

大全孔氏曰：禮，大帶垂三尺。

亦帖言從之邁，與行歸二句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  
 不得見之思耳。凡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我  
 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  
 也。皆句法之變格也。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  
 容，揄揚朱弦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  
 張盛美，遠調為多。陳敘哀情，促音獨用，因以尋之，亦可以盡文  
 章之變，極才人之致矣。

古義孔云：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  
 厲是垂之貌。季本云：從其垂下，如將履之，有危厲之意焉。按禮



紳長三尺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分馬注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尺分為三分紳居二分馬紳長三尺也  
 麟按末二句文定說妙鄭云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亦箋注中晁棻伯可受者也集傳厲叶落蓋及  
 匪伊匪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餘我不見兮云何旰食賦也旰場也旰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無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旰耳言其自然間美不假脩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蘇傳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  
 古義說文云旰張目也  
 麟按旰集傳音吁大全喜俱反古義魚韻

刺怨曠也幽  
 至之時多怨  
 曠者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玉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毛傳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  
 鄭箋紙易得之菜也  
 大全爾雅注菜蓴也今呼鴨脚菜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為期



言經詩經 卷之六 詩經 賦 麟

去時之約也。六日不度。過期而不見也。

大全濮氏曰。藍可以為靛。染青以之。

古義青出于藍而青于藍。

之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得耶。

我則為之。韋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

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麟按集傳弓叶姑弘反。古義蒸韻。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麟按集傳者叶掌與反。古義語韻。

采芣四章章四句

六帖以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俱是托言。一無事實。古人舍

情寄况大都如此。

芣芣采芣。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芣芣。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

公往營城。已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以言芣芣。黍苗。則唯陰

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疏義以因所見而取人物各有所天之意。故以語相呼為興。

講意地遠而時久。故曰悠悠。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崧高云。南

邦南土。可見勞之泛說。

古義召伯。韋昭云。召康公之子。穆公虎也。

刺幽王也不能  
膏潤天下卿  
士不能行召  
伯之職焉

詩經說句 卷之六 小雅 賦 麟



麟按集傳膏勞俱去穀古義蹄韵然六帖以苗膏勞為韻則當平穀○魯詩世學云召伯者穆公之本爵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今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管謝之役既成而歸也

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孔疏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為二故箋以任為抱此二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

大全周禮御師注曰輦車人輓首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管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輦

麟按集傳牛叶魚其反哉叶將黎反古義支韵○詩記丘氏曰蓋不肖之辭也無回曰擬議之辭各我行二句或作激勸或作慶奉似皆可翟昂湖主慶奉言功成即歸非久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御行旅從

古義上章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器言以章徒御師旅以受工役之人蓋皆自周調餐而不以勞謝民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大全鄧州信陽軍今河南有鄧州及信陽縣是也  
古義謝申伯今所改封之國郡國志云南陽郡定縣本申伯國  
棘陽縣北百里有謝城按棘陽即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申  
謝相近

麟按駢義云成者成其功也兵則武矣必召公督之而後功可  
成大全慶源輔氏曰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翼翼然威武者  
皆召伯有以成之也俱通管字今本在康韻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管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  
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王心則安也  
駢義當時宣王以徽申伯土田為命故云然

大全疊山謝氏曰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  
則泉流清矣

六帖建國以土地為重故原隰泉流特于謝功中抽出言之因  
高而禹因下而下各得其宜是謂既平○王心雖重展親報功  
亦兼式是南邦之意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古義鄭忠胤云崧高何以繫之大雅黍苗何以繫之小雅  
固知體裁音律自爾不等蓋黍苗即非作于行役士庶亦  
代為行役士庶言若崧高鋪敘宏濶自是名公鉅章以大  
小雅所繇別與愚按崧高意重申伯以意重召公命上日各



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

詩經詩經

卷十八

無庸

隰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隰下溼之處空素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  
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素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  
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太緊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  
何所指矣或曰此也下章故以  
孔疏素非能水之木而言隰素美者以素不空在停水之地  
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空素  
豨義以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興也  
○隰素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

六帖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語之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在我之所能遏抑也

○隰素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麟按德音孔膠因注無明文其解不一朕作喜其德音之相契而固結不解無能間之似較勝東萊曰是詩三以隰素為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意亦如以幽集傳叶於友反十言義看韻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

詩經詩經

卷十八

無庸



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楚辭所謂想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  
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麟按愛集傳許既反與謂叶古義未韻藏與忘叶陽韻心乎愛  
還不謂中心藏何日忘各二句依韻平說徐文定謂文氣一串  
還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一正一反說者非是○詩意雋永至此  
四句而極然如愚說以平直看即愈佳糾纏反無味也注言我  
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此正解前二句當  
一畫斷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此正解後二句又  
一畫斷○本自不能說却云何不說本自不欲忘却云何日忘  
心頭口裏各有不可奈何處唐人懊儂讀曲極力摹擬無以妙  
也

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后以為女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隱柔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  
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  
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之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  
之遠而俾我獨耶

鄭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

孔疏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釋草云茅菅

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以白華亦是茅菅類也漚之柔

鞫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

疏義空相得而反相遺可怨者也



六帖此詩比體間與它處不同篇中有正比有反比有暗比有明比不若它處盡正比暗比也首二章反比而明言之

麟按反比謂上二句明言謂下二句下放以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

白雲之露菅茅也

毛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

孔疏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露亦有雲者露氣微言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

為昏亦是露之雲也

既義恩澤空降而不降可怨者也

說通幽王以妻奪嫡以孽代宗而曰之子之遠俾我獨芳若未婦離合之小小者以宗社危亡匹係而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猶欲其深思而得之厚之至也

麟按莊子雨者為雲乎雲者為雨乎蓋雲雨皆天地之氣所為本非二物則知露亦地氣所升升乎露空稍稍有象乃為白雲必謂無雲乃露者亦是察之不詳也毛孔說妙露濃霧合清且為昏即吳俗方言謂之山糊海漫其日反大晴熱亦可驗魯詩世學云白雲霧雲古義李云白雲水土輕清之氣未為層雲也俱合又本注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通行本水土或作水



○非是集傳。茅叶莫侯反。古義尤韻。

○彪池北流浸彼稻由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此也。漉，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

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

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鄭箋池水之流浸潤稻由使之生殖。

孔疏池下由蓄水之處池水當停而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

灌訖入豐俱北流也言其壯流是目所睹

跡義思澤空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二章反此而暗言之

古義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

麟按集傳田叶地因反古義真韻

○樵彼素薪印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也。樵，采也。素，新薪之善者也。印，我烘燎也。熤，無釜之竈可燎

而不可烹飪者也。○桑薪空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此燔石之

尊而反見卑賤也

孔疏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熤，燧也。舍人

曰熤，燧竈也。然則燧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以竈

上亦燃火燎物若今之火爐也

嚴緝燧音恚

疏義當以貴處我反以賤待我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四章正此而暗言之



○鼓鍾于宮，鼗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

此也。懔懔，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鍾于宮，則鼗聞于外矣。念子懔懔，而反視我邁邁，何哉？

跡義情安，相通而不通，可怨者也。

六帖五章，反此而明言之。

麟按上一句傳云：有諸宮中，必形見于外。詩緝云：喻宮庭之事，不可揜也。大全程子云：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懔懔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講意云：鼓鐘鼗聞，有感則應，此理之必然者。玩注理大全以下二說，為正。然箋跡及子由詩傳增釋，說通俱同。毛傳詩緝通解，曾詩世學方山詩說，羽明詩通，乃同。大全講意讀詩記引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

嚴容必見於外，不可掩也。則又一說。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也。鷺，秃鷺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鷺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鷺，清濁則有間矣。今鷺在梁而鶴在林，鷺則飽而鶴則饑。天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薛之養鷺而棄鶴也。

歐義言二物皆非其所處。

嚴緝山陰陸氏曰：鷺性貪，惡狀如鶴，而大善與人鬪。

跡義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六章正此而暗言之。

○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此也。戢，其左翼言不矢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鷺鷥之不



如矣

跡義空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恣者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哉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

外以會鳥匹偶茲棲之常也○羣山謝氏曰鴛鴦不失其匹偶

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廢后有愧於鴛鴦矣衛詩云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以意合

通解鴛鴦之比與前與不同然謂不失其常則意亦不異

六帖七章反此而明言之○張叔翹曰以詩道夫婦之變而終

篇皆致念之辭至以始責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可謂怨

而不怒矣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寤兮

微臣刺乱也  
大臣不用仁  
心遺忘微賤  
不肯飲食教  
載之故作是

此也扁卑貌俾使寤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

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寤也

既義以貴從賤則貴者亦賤可怨又可思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以配已則已

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孀婦而曰娶其貧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亦

此章之意也

六帖八章正此而暗言之

麟按集傳底叶喬移反古義支動

白華八章章四句

解纒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饑乏食乏教之誨之命

彼後車謂之載之



詩也

此也。縣蠻，身軀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以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縣蠻之黃鳥，自言止於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鄭箋：渴則予之飲，餓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

孔疏：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微賤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亦曰貳車。

講意：丘阿，丘之曲中也。見非衝要明顯，無奮身之路，以止字非得所止之止，乃倦飛不得已而止也。

麟按：如箋說，後車字方有故。命載字方有情。然諸家不從古。

義阿何歌，勸誨載隊韻。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賀則夕極于魯國。

縣蠻三章章八句

駢義感概期望之意，及愛道之。

幡幡采芣之亨，君子有酒，酌言賞之。

賦也。幡幡，採芣貌。以亦燕飲之詩，言幡幡採芣采之亨，至。

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食錄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報葉新生，可以為類。

通解注以是酌而嘗之，是字指報葉酌而嘗之，指酒。

麟按集傳：亨，叶鋪郎反。吾吳中，方言亦然。古義陽韻。

○有兔斯首，燔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報葉以為類，不必嘉蔬。一兔以為殺，不必果膳。先王之燕賓，客真德寔意而已矣。

麟按集傳：獻，叶虛言反。古義元韻亦叶先韻。

麟按集傳：獻，叶虛言反。古義元韻亦叶先韻。

○有兔斯首，燔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炮，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火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麟按集傳：炙，叶陟畧反。古義藥韻。

○有兔斯首，燔之。君子有酒，酌言醑之。

賦也。醑，導飲也。

大全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醑。其主人又自飲者，是道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

奠於席前。新安胡氏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醑賓，又酌而先自飲，以奠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醑。

麟按集傳：炮，叶蒲侯反。古義尤韻。

麟按集傳：炮，叶蒲侯反。古義尤韻。

麟按集傳：炮，叶蒲侯反。古義尤韻。



下国刺幽王也。戎狄叛之，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秋葉四章章四句

秋義嘗之之云。總言之也。獻酢酬則以次而詳言之也。四章皆物薄而意厚。

太全定字。陳氏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此聊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諫詞耳。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鼈是也。有謙言其薄者，以詩是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六帖：山川悠遠二句。一其事不容以維其勞矣。總承險遠詩無絕承體。且觀次章亦自可見。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易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沒入不服謀出也。毛傳卒竟也。

麟按卒訓崔嵬。又曰山巔之末者。集傳亦本鄭氏也。然末字有竟義。故毛又以竟為義。卒在律反亦可讀如字。沒叶莫筆反。古義質韻。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滄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賦也。蹄，蹄也。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永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或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



及他事也

太全碑雅曰馬喜風豕喜雨○朱子曰果是瀝魚底又網瀝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狀畢星名義蓋以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雨文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新安胡氏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廣陵歐陽氏曰屢陰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六帖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嚴氏曰豕性負塗常時雖白滴者亦汗今羣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既多雨歇未久而月離於畢則又將雨矣此說與經傳俱合但於訓義稍左要知訓義乃於說不必牽滯以失經旨○不暇及心甚言勞苦之極也亦異乎采薇出

車之所記與

麟按既云豕涉波又云月離畢則是天已整晴復見雨驗也華谷說不易月離于畢二句麟往嘗為一文其首篇起云月者木陰之精其行九道而間近于畢然常避畢不入此月之正也畢居少陰之位其宿八星而皆好夫雨然常與月為乖此星之正也次篇起云夫畢號稱雨師狀亦象畢畢既取原餘水淋漓類於雨故能致雨也抑畢性喜好雨旁為天潢又為咸池天潢河梁咸池魚圍皆空于雨故必致雨也狀月行九道未必即時常與畢值值寫而太陰之精遂助之勢矣即月失中道其下七尺始與畢會會為西羣陰之長益增之威矣俱薄有根據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大夫閔時也  
幽王之時西戎  
東夷之文侵中  
國師旅並起  
因之以鐵鏃  
君子閔周室  
之將亡傷已  
逢之故作是  
詩也

疏義一章則起兵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懸軍深入  
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特戈執戟之勞有沾體塗足之  
苦是以智慮廢而憂患專也

莠之華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此也莠陵者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  
黃赤色亦曰凌霄○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莠附物而生  
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其者黃之盛也

麟按此中凌霄俱黃赤色近聞粵西有紫凌霄花豈又云紫葳  
者以此與羅說云是物雖名紫葳而華不紫殆是耳目之未廣  
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知無生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耕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耕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罍苟也罍中無魚而  
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  
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鄭箋三星心也

孔疏釋畜云羊牝羊牝耕

麟按集傳飽補苟反古義有韻○牝羊之者本小今大魚窟  
今無彫敝之概也傷哉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下國刺幽王也。四夷又侵中國，皆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哀之，故作是詩也。

言經言

卷一

詩經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復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毛傳：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

麟披疏義：雖曰此章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然第一句只興第二句，勞苦意貼何日不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第四句自另轉作一連說，注以經營一以字帶下，甚明。亦如下章可見集傳行叶戶郎反。注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二句當一畫。

斷何人而不將，以經營于四方。二句又一畫斷，蓋上二句似只說已一人，下二句乃說多人也。不然以一句興兩句，便了無頭緒，亦不行不將為重疊矣。此等皆可悟餘說，不但此一處。何草不黃，何人不將，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亦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麟披獨為匪民，言其同為天民，一般皆有血氣嗜欲，懷室家之望也。只矜何人不矜，立論方切，不必如謝氏待民如犬馬。嚴氏虐民如禽獸之云，以妨下二章。矜集傳音鯨，孔云矜與鯨古今字是也。然木全叶居陵反，則當讀如字。亦以第一句興第二句，下二句另轉，自作議論。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哉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率循曠野也 ○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  
夕不得閒暇也

○有芘者狶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芘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孔疏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  
 乘之棧名也

嚴緝棧車不單輓而深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  
疏義芘然之狐在草莽中其性空也棧車行道而不息豈其性  
之所欲哉義既反相因語又順相應也

何草木黃四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若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个  
 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木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  
 行之勞若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言矣周室至是  
 無可為矣以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也  
 六帖一章盡人之力二章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豈  
 非以禽獸待其民乎○自楚柳至以多似風體而二雅之  
 音響盡矣然猶存之於雅也夫子不忍忘周之舊也故斷  
 自東遷之後為平國之風焉使平主能先澤舊都弘宣祖  
 業則文武尚可還二雅尚可復耳委靡不振其自埋沒良  
 可悼矣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